

【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

中国俗文学史下



许多俗文学的作品，却总可以给我们些东西。他们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恼，爱情的享受和别离的感叹，生活压迫的反映，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多文人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稚心的不掩饰的倾吐着。

郑振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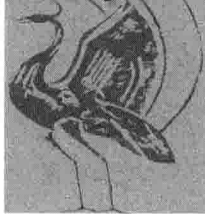


湖南大学出版社
HU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

中国俗文学史

(下)



郑振铎 著

许多俗文学的作品，却足可以给我们些东西。他们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爱情的享受和别离的感叹，生活压迫的反映，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的许多文人士子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精神。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



湖南大学出版社
HU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俗文学史(上、下)/郑振铎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12
(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5667-0526-6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民间文学—文学史—中国—古代
IV. ①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3995号

中国俗文学史(上、下)

ZHONGGUO SUWENXUESHI

作者:郑振铎 著

责任编辑:王桂贞 责任校对:全健 责任印制:陈燕

特约编辑:李红艳 黄佩

印装: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6开 印张:41 字数:602千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67-0526-6/I·79

定价:80.00元(全两册)

出版人:雷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编:410082

电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594(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wanguia@126.com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何谓“俗文学”	1
第二章	古代的歌谣	15
第三章	汉代的俗文学	35
第四章	六朝的民歌	74
第五章	唐代的民间歌赋	101
第六章	变 文	156
第七章	宋金的“杂剧”词	237
第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286

下 册

第九章	元代的散曲	361
第十章	明代的民歌	457

第十一章	宝 卷	500
第十二章	弹 词	537
第十三章	鼓词与子弟书	570
第十四章	清代的民歌	592
后 记	645

第九章

元代的散曲

散曲是流行于元代以来的民间歌曲的总称。唐、宋词原来也是民间的歌曲，惟到了五代及北宋，已成了贵族的乐歌，到了南宋，已是僵化了的东西。于是散曲起而代之，大流行于元代；还是活泼泼的民间之物。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散曲才成了僵化的东西。但还不断的有新的俚曲加入其中，使之空气常是新鲜不腐。在清代也是如此。

散曲是“清唱”的，故亦名“清曲”。（张旭初《吴骚合编》凡例：“《南词韵选》及《遯奇》《振雅》诸俗刻所载清曲，大略雷同”。）所谓“清曲”，是对“戏曲”而言的。戏曲包括动作、歌唱、说白三者；清曲则无动作及道白，只是歌唱而已，故被称为清唱。唱时，只用弦索、笙笛、鼓板等，不用锣鼓。魏良辅《曲律》云：“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不比戏

场借锣鼓之势。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

散曲可分为套数及小令二类。杨朝英《阳春白雪》卷首所载“燕南芝庵先生撰”《唱论》，有云：“成文章曰乐府；有尾声名套数；时行小令唤叶儿。”所谓“成文章”的乐府，大约泛指成篇的散曲或戏曲而言。

套数亦有无“尾声”者，唯以具有尾声为原则。最简单的套数，仅一首一尾（北曲），或仅以引曲、一过曲、一尾声（南曲）组成之。但大多数的套数，总以属于同宫调的“曲调”五六个以上组成之；和宋大曲的组成法有些相同。

元末，有所谓南北合套的东西出现，即一篇散曲，是以南曲调及北曲调混合组成者。

小令通常以一首为一篇，若唐、宋词调的惯例。惟有所谓“重头”者，往往以二首以上之小令，咏述一事或同一情调的东西，有时多至百首（像明人王九思、李开先咏《傍妆台》各一百首）。

二

论述元代散曲，因了这十多年来新资料层见叠出的缘故，尚不甚感困难。元剧的文章，最好的恰可达到深浅浓淡，无所不宜的“火候”；也便是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元代的散曲也是如此。他们绝对不是粗鄙恶俗的俚曲，他们不是出于未经文学修养者的手笔。他们里有极多乃是最好的抒情诗人们的杰作。他们乃是经过琢磨的美玉，乃是经过披拣的黄金。其中有一部分，也许不怎么谐俗，不怎么上乘，可是，大多数却都是深入民间的，仿佛有些像宋人所谓“有井水饮处，无不歌柳词”般的情形。当词调一出现的时候，立刻便来了一个温庭筠、韦庄、冯延巳和南唐二主的大时代。

同样的，散曲一出现的时候，立刻也便来了一个关汉卿、马致远、张少山、乔梦符们的大时代。

从前论述元代散曲的，只知道张小山、乔梦符（《四库全书》只著录《张小山小令》）二家；最多，也只知道关、马、郑、白（以他们的剧曲为更有名）而已。但现在，我们的眼界广大得多了，我们所知道的散曲作家们也更多了。

本章于论述重要的作家们之外，并及无名诗人们的散曲；其中，有些是当时的俚曲，我们应该特别的加以注意。

散曲不完全是抒情诗篇，其中也尽有很多的叙事歌曲。我们于《燕子赋》一类的幽默诗之后，久不见有这一类的东西出现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散曲里乃可得到不少的最好的讽刺的或幽默的诗篇，像马致远的《借马》，睢景臣的《高祖还乡》等，都是令人忍俊不禁的绝妙好辞，这是唐诗宋词里所罕见的一种珍奇。

三

元代散曲的作家，《录鬼簿》记载得最有次第。钟嗣成把写散曲者和写剧曲者分开。写散曲的“前辈名公”自董解元（钟云：“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云。”）以后，有：

- | | | |
|------------|--------------|-----------|
| (一) 太保刘公梦正 | (二) 张子益平章 | (三) 商政叔学士 |
| (四) 杜善甫散人 | (五) 王和卿学士 | (六) 阎仲章学士 |
| (七) 盍士常学士 | (八) 胡紫山宣尉 | (九) 卢疏斋宪使 |
| (一〇) 姚牧庵参军 | (一一) 史中书丞相天泽 | |

- | | | |
|-------------|------------|------------|
| (一二) 徐子芳宪使 | (一三) 不忽木平章 | (一四) 杨西庵参军 |
| (一五) 张九元帅弘范 | (一六) 荆幹臣参军 | (一七) 陈草庵中丞 |
| (一八) 马彦良孝事 | (一九) 刘中庵承旨 | (二〇) 阙彦举学士 |
| (二一) 赵子昂承旨 | (二二) 滕玉霄应奉 | (二三) 白无咎学士 |
| (二四) 邓玉宾同知 | (二五) 冯海粟学士 | (二六) 暂克明尚书 |
| (二七) 张梦符宪使 | (二八) 曹光辅学士 | (名元用) |
| (二九) 贯酸斋学士 | (三〇) 张云庄参议 | (三一) 奥殷周侍御 |
| (三二) 赵伯宁中丞 | (三三) 郝新庵左丞 | (三四) 刘时中待制 |
| (三五) 李沈之学士 | (三六) 萨天锡照磨 | (三七) 曹子贞学士 |
| (三八) 马昂夫总管 | (三九) 班恕斋知县 | (四〇) 王元鼎学士 |
| (四一) 马守芳府判 | (四二) 刘士常省掾 | (四三) 虞伯生学士 |
| (四五) 元遗山好问 | | |

连董解元，他所记载的凡四十五人。他说，“右前辈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用心。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昔之所学，而舞曲辞章，由乎味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者也。自有乐章以来，得其名者止于如此。盖风流蕴藉，自天性中来。若夫村朴鄙陋固不足道也”。这里所举的都是名公巨卿。兼写剧曲的关汉卿、马致远诸散曲作家，钟氏却不举出了。

钟氏的《录鬼簿》自序，署至顺元年（公元一三三〇年）。郝经题《录鬼簿蟾宫曲》则署至正庚子（公元一三六〇年），那时，钟氏已经死了。钟氏著作《录鬼簿》时代的年龄，最少是三十岁。则他所不及见的“前辈公卿大夫”，总是公元一三〇〇年以前的人物。我们把这四十多个作家，放在公元一二〇一到一三〇〇年的一百年间，当不会有什么大错的。这构成元代散曲的第一期。

在钟氏所举的“方今才人相知者”里，曾写作散曲的，有以下的许多人：

- (一) 范冰壶 (名居中) (二) 施君承 (承一作美)
 (三) 黄德泽 (名天泽) (四) 沈珙之 (五) 赵君卿 (名臣弼)
 (六) 陈彦实 (名无妄) (七) 康弘道 (名毅)
 (八) 睢舜臣 (字嘉贤) (舜一作景) (九) 吴中立 (名本)
 (一〇) 周仲彬 (名文质) (一一) 官大用 (名天挺)
 (一二) 郑德辉 (名光祖) (一三) 金志甫 (名仁杰)
 (一四) 曾瑞卿 (一五) 沈和甫 (一六) 吴仁卿 (名弘道)
 (一七) 刘宣子 (字昭叔) (一八) 秦简夫
 (一九) 乔梦符 (名吉一) (二〇) 赵文宝 (名善庆)
 (二一) 王仲元 (二二) 张小山 (名可久) (二三) 钱子云 (名霖)
 (二四) 黄子允 (名公望) (二五) 徐德可 (名再思)
 (二六) 顾君泽 (名德润) (二七) 曹明善 (名德)
 (二八) 汪勉之 (二九) 高敬臣 (名克礼)
 (三〇) 王守中 (名位) (三一) 萧德祥 (名天瑞)
 (三二) 陆仲良 (名登善) (三三) 朱士凯
 (三四) 王日新 (名晔) (三五) 吴纯卿 (名朴) (三六) 李齐贤
 (三七) 王思顺 (三八) 苏彦父 (三九) 屈英夫
 (四〇) 李用之 (四一) 顾廷玉 (四二) 俞姚夫
 (四三) 张以仁 (四四) 高可道 (四五) 董君瑞
 (四六) 高安道 (四七) 李邦杰

以上四十七人都是钟嗣成同时代的作家，有相知的，也有不相知的；这便

是元代散曲的第二期了。——从公元一三〇一年到公元一三六〇年。

在这第二期里，钟嗣成他自己也是一位重要的作家。而编辑《阳春白雪》《太平乐府》的杨朝英和著作《中原音韵》的周德清，也都是不凡的诗人。

杨朝英的《太平乐府》编于至正辛卯（十一年，即公元一三五一年），《阳春白雪》的编成，其时代当也相差不远。杨氏在这二书的卷首（《阳春白雪》残本卷首有“古今姓氏”），都有“姓氏”。这些作家们和钟氏所载的诸家，有一大部分是相同的；其时代，当然也是相同的。

“太平乐府姓氏”所载凡八十五人。杨氏云：“已上八十五人外，又有不知名氏者所作；具见集中。比它编有名无曲者不同。”（《录鬼簿》所载的作家凡九十三人，其中二书姓氏相同者，不别作符记。）

白无咎	关汉卿	商政叔
马致远	卢疏斋	马东篱
元遗山	马谦斋	王和卿
姚牧庵	白仁甫	吕止庵
贯酸斋	马九皋	张云庄
杨西庵	冯海粟	吕济民
周德清	张小山	邓玉宾
乔梦符	查德卿	吴西逸
徐甜斋	孙周卿	武林隐
王元鼎	阿里耀卿	西瑛
卫立中	李伯瞻	赵显宋
刘逋斋	景元启	唐毅夫
高 棅	李爱山	宋方壶

王爱山 吴仁卿 刘时中
 杜善夫 赵天锡 朱庭玉
 盍西村 李伯瑜 顾君泽
 胡紫山 仇州判 王伯成
 李德载 吴克斋 王敬甫
 鲁瑞卿 程景初 钟继先
 赵彦辉 杜遵礼 孙季昌
 赵明道 郑德辉 秦竹村
 周仲彬 李致远 童童学士
 沙正卿 王仲诚 李邦基
 王仲元 庾吉甫 睢景臣
 鲁褐夫 李罗御史 吕大用
 陆仲良 任则明 姚守中
 杨澹斋 杨立斋 侯正卿
 高安道 董君瑞 行院王氏
 珠帘秀歌者

残元本《阳春白雪》卷首的“古今姓氏”，除古代的苏东坡、晏叔原、辛弃疾、司马想、柳耆卿、邓千江、吴彦高、朱淑真、蔡伯坚、张子野十人外，其余的六十人，都是元人：

王修甫 白无咎 彭寿之
 张子益 京幹臣 石子章
 阎仲章 蒲察善长 王嘉甫
 元遗山 王和卿 鲜于伯机

吕元礼 刘太保 商政叔
徐子芳 芝庵 卢疏斋
胡紫山 姚牧庵 贯酸斋
刘逋斋 崔彧 李秋谷
奥敦周卿 严忠济 庾吉甫
马九皋 阿鲁威 阿里耀卿
史知州 马谦斋 仇州判
冯海粟 吴克斋 张子友
盍志学 侯正卿 吴正卿
关汉卿 白仁甫 马致远
王伯成 左敬之 郑德辉
郑廷玉 杜善夫 亢文苑
张小山 吕止庵 赵文一
高文秀 李茂之 纪君祥
杨君择 冀子奇 孙叔顺
王仲诚 不忽麻平章 李邦基
高安道 董君瑞 陈子厚
赵明道 景元启 李寿卿
刘时中 杨澹斋

其作品见于《阳春白雪》及《残本阳春白雪》中而姓氏未见于上表者尚有：

商左山 吕止轩 吕侍中 吴仁卿 徐容斋
杨西庵 赵天锡 薛昂夫

八人。但疑吕止轩、吕侍中和表中的吕止庵是一人。

在永乐二十年（公元一四二二年）贾仲明编的《续录鬼簿》里，记载着不少的元末明初的散曲作家。其中有一部分，像钟嗣成、周德清、刘廷信、兰楚芳等都是元人。这些作家们——从公元一三六一年到一四二二年——我们也在这里顺便的述及了。这可算是元代散曲的第三期。

贾氏所记载的作家们，有：

钟继先（名嗣成） 罗贯中 汪元亨（原作“享”误）
 谷子敬 丁野夫 郝仲谊（名经）
 陆进之 李时英 须子寿
 金文质 汤舜民 杨景贤（名暹，后改名讷）
 李唐宾 陈伯将 张鸣善
 高茂卿 刘君锡 陶国瑛
 唐以初（名复） 夏伯和 周德清
 刘廷信 兰楚芳 金子仁
 詹时雨 刘士昌 花士良
 宣庸甫 金元素 金文石
 金尧臣 盛从周 刘元臣
 龚敬臣 龚国器 赵元臣
 臧彦洪 庄文昭（名麟） 王文新
 张伯刚 王景榆 陈敬斋
 月景辉 赛景初 沐仲易
 虎伯恭 魏士贤 王彦仲
 徐景祥 丁仲明 沈士廉
 俞行之 贾伯坚（名固） 倪瓒

孙行简 徐孟曾 杨彦华
郝启文 刘东生 贾仲明

在这些作家们里，大多数是写散曲的。可惜，其作品存在于今的，实在太少了。故讲述这第三期的作家的时候，颇有些文献无征之感。

杨铁崖（维桢）尝为周月湖、沈子厚二人的“今乐府”作序；但周沈二人之作，今也不可得见。在《乐府群玉》《乐府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太和正音谱》《北宫词纪》《北词广正谱》诸书里，尚可发见有若干作家。其中，像：

陈德和 张子坚 丘士元 张彦文 柴野愚

诸人，比较的可以注意。

四

在第一期的作家里，关汉卿无疑的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录鬼簿》未言其写作散曲，但他在散曲上的成就，和他在戏曲上的成就是不相上下的。他写作杂剧至六十余本，就今所存的十余本者来看，几乎没有一本是不好的。他的散曲，从《阳春白雪》《太平乐府》《词林摘艳》《尧山堂外纪》诸书所载的搜辑起来，也可成薄薄的一册，在这薄薄的一册里，也几乎没有一句不是温莹的珠玉。《太和正音谱》称他为“可上可下之才”，实是不可信的批评。

关汉卿的生平，若明若昧。《录鬼簿》云：“大都人，太医院尹，号

已斋叟。”《尧山堂外纪》则增饰之云：“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好谈妖鬼。所著有《鬼董》。”按：《鬼董》今存。（《涵芬楼秘笈》本）是否为关氏所著，不可知。“金亡不仕”语，疑为后人的附会。王和卿为元学士。他和和卿是很好的朋友；往来得很密切。当时，他一定是住在大都的，且也必定还做着“太医院尹”一类的官。他有咏《杭州景》（南吕一枝花）的一篇套曲，中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语。在南宋亡后（元兵在公元一二七六年入临安），他必定到过杭州。故他的杂剧亦有题为“古杭新刊”的。如果他是金的遗民，且在金时已为太医院尹，则在金亡的时候（公元一二三四年），他至少已是一位三十岁以上的人了。那末，到了宋亡的时候，他至少已有七十多岁了。我很怀疑，他做太医院尹是元代的事。他也许像白仁甫一样，在童年的时候看见蒙古兵的灭金。但他不会是“金亡不仕”。在金时，恐怕他根本不曾出仕过。《录鬼簿》记载董解元，特别提出“金章宗时人”等话。但记着关汉卿的事时，却没有一字涉及“金”。其非仕金可知。

在杂剧里，我们一点看不出关氏的生平和他自己的情绪来。他的全副力气是用在刻画他所创造的人物的身形、行动和思想、情绪上去了。但在散曲里，我们却可看出一位深情缱绻的人物。他也许和柳耆卿是同流，终生沉酣在歌妓间的。他们写下许多的杂剧，也为他们写下许多的散曲。他有一篇《不伏老》（南吕一枝花），恐怕便是他的自供吧：

〔南吕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弄柳拈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第七〕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斝竹，打马藏阄。通

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尊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锦阵花营都帅头，四海遨游。

隔尾

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踏得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黄钟煞

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谁教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板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阎王亲令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写得多末有风趣！他的许多小令，写闺情，写别怨，写小儿女的意态，写无可奈何的叹息，写称心快意的满足的，几乎没有一首不好，不入木三分，比柳词还要谐俗，却也比柳词还要深刻活泼；比山谷词还要艳荡，却也比山谷词还要令人沉醉，同时却又那样的温柔敦厚，一点也不显出粗鄙恶俗。

沉醉东风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著饯行杯，眼阁著